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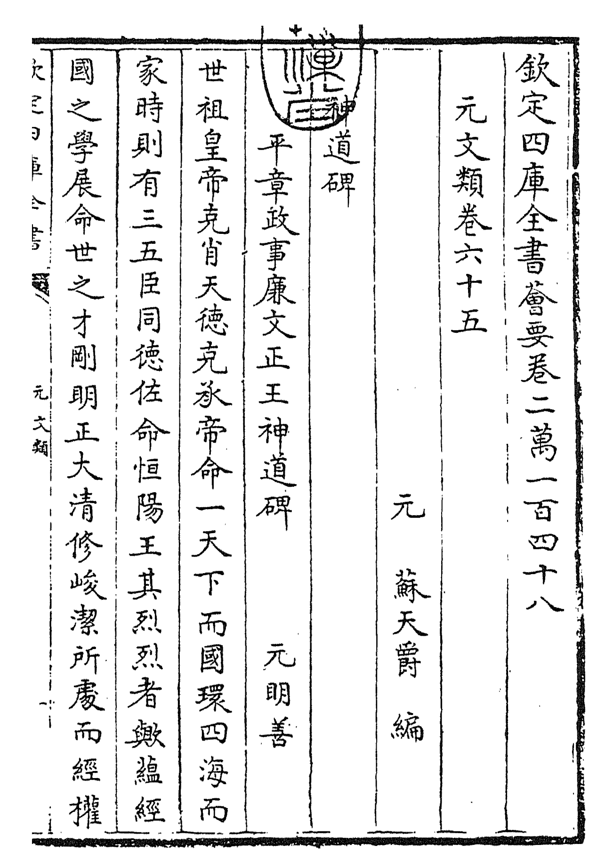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六十五至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四十八

元文類卷六十五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者歟緼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而經權

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為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虖偉哉　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博囉哈雅從回鶻國主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孝懿妣舒穆嚕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希閔正奉大夫蘄黃等路宣慰使次即王王生司徒拜

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蚤歳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海上善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為京兆宣撫使關中時為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為獷俗摧强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

公退即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以養民為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駔貸母錢子人徵子數倍王白歲月雖久子止侔母後遂著為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即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卒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購之

脫五百人隷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羣蠻耆定師令入宋鄂城即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為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閒劉太平和羅海復至陝西琿塔哈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額呼布格憚主威明糾慼羣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即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額呼布格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為兵將

與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齊爾東諸侯之長也上
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行既饗語及渡江王大稱嘆上
之威德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
宗王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
臣所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
悉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
咸會塔齊爾率先勸進王奏曰額呼布格挾居守之權
兇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

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間上
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
麗世子倎為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
主息兵講好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
太平和囉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一日至宣
即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琿塔哈殺所遣使馳詔
成都帥密喇卜和卓青居帥濟達巴哈約劉太平和囉海
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

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哈瑪等掩捕劉和其黨皆裹甲待約捕至鬬而就縛罵太平後復遣萬戶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總帥汪惟正誅濟達特巴哈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第了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巴崇將之戒巴崇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鬬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既行濬隍完城儲材聚糧為城守

計赦至近郊王曰劉和在獄是何可宥尸諸康衢然後出迓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竢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巴崇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琿塔哈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為也悉殺此曹徒攜衆心因其怖死釋罪藉力乃送二人

于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巴崇之子使曉其父果得此軍之用巴崇振旅躡琿塔哈軍後阿拉克岱爾謂額呼布格曰和琳師來與呼圖哈合于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寧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為晚乃不棄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呼安兵既合遂東王師前驅不利既而王師巴崇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拉克岱爾琿塔哈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

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歛守疆場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畧曰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

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道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安撫程都統張叙州曰汝家令在成都令所司供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

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輙恐開後釁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為詔奪情至元改元進榮禄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汰

制行事東諸侯聳懼聽命其為民害者登與除之為民
利者登與興之凡雨閱月名還俄司徒費力請終制上
不聽强起之墨衰即事自王居憂中書滞事十數上曰
其留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析如流事聞曰相已
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相歎
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頼之我輩既回殆將沮撓
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官
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旨

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上扶中貴人阿哈瑪特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書鞫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哈瑪特罷其所領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已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皐契之道賛輔治化以致雍熈慙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

外戚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曰

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粤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

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故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

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

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

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

姑去明日名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有訟西川帥

欽察罪者上敕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曰

尚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師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
逮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遣
能者按問既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直
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為天子臣
乃爾木强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為天子論天下事一或
而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受也奏立御史臺諸道設
提刑按察司阿哈瑪特復總財利中沮其事有曰衆務責
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何由集事王曰立臺

諫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貪污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所言必使羣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塞爲智察罕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名留相詰之王取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豈可幸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釋爲智察罕邪王曰不釋爲智察罕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爲罪第當罷相遂罷至

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顔間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為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為阿哈瑪特譖曰日與妻孥燕樂爾土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樂右丞相安圖奏王行省河西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于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哈瑪特與之二

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絛葦哥行省鎮遼霤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往肩輿入辭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屢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當為顧自退託爾遼霤戶不數萬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齊爾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當識此意王

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持牒告王即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為之言稍寬待對一夕拔營遁去搭齊爾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為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市

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畫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讌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立隨之曰騎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韋公止使

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名王入朝會右丞阿剌哈雅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新附來遠人上夜名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濕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

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畧行至鎮戢諸軍毋擅離部闞城門勿譏往來弛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館傳曹潔邸舍相望弭虣止虐掩骼埋胔鬻孥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効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間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為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倪人與王對瀉瀋水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峩公安饑

發之以振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贄金見者輒獻所俘男女王即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重慶趙定應堅守耻降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隷以全民命我

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
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土其仁政為
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寳慶武岡益陽安化
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匽納欵王移文其省使安全
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
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迫
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闢
識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

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熱柰希憲沈痾何上即名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别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囊槖蕭然琴書自隨朝于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膳夫日敕供餽王語太常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

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感動上意未幾宰相果
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念亦
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
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
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恵及天下也仲
明乃止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名入曰聞卿比得良
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沉疾尚能戒謹誠
如聖諭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葢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

人對曰惟一弟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
御前白金賜王為兩五千數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
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
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
所必須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
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
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為公德阿哈瑪特不利而
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宅乞移

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蠭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內典開

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頷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為賢相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皐夔伊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為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為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墜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

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訃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輝和氏先朝貴臣孟蘇逮女也生一男曰孚正議大夫僉遼陽行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色勒敏適同知雜造總管府事曼濟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哈薩女也寛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有

内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禄大

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恒資德大夫御史

中丞惇大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三女適条

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户何德温成宗

皇帝制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公謚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

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恒陽王仍謚文正兩夫人加封恒陽王夫人皇上既御

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
父勳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朋善製恂父
恒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
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
可謂名言然勲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
大人之事備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天祐大
君嶽降大臣君臣協慶弘濟斯民烈烈世祖如日亭午
照臨萬國輝光草土惟恒陽王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

澤滂滂左右聖皇大開明堂四朝寧侯奏功効良手援
羣溺措之安康手援衆焚濯之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
衣汝無怖啼吾母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曰相公
卒相天子毋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霅安化齊魯嗟痌天
有偏恩我不从公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行坐嘯
府覃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之梗我父不
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乎元宰退然諸生
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

契在我時無留閡何之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絶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永歎尚在消息鏡孜躋攀發其所緼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葉襲祉帝歷萬年奮有廉氏上爵尊官疇其前勳孰知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劉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其齊而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薊人遠祖青徙蒙城又徙

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心鉏耕身長出人上㧞嵗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年從丞相淮安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等于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録前㝡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黄公權破獨松

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禽濡復命十三年我師入宋

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通守劉甲

衢人畔七戰至破溪公孤軍戰敵七萬凡三月退屯建

德宣撫使索多益師進戰蘭溪斬級三千首擒吳總制

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焴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

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圍二日斬

甲首七千級戰江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俘於衢門獻

大將魏福興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

趙秀王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達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五百下興化宋參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傅等百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船七十八艘十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戶佩金虎符俄加衢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檄公討之公請以蒙固岱為都帥東陽賊張九强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祐公進斬賊首千擒張九和尚蒙固岱至自揚州平福建漳三

州破敏陽等賊凿十戰賊福成凿屠萬人公留鎮閩宋故將黄華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邵武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名公入朝從諸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列布巴上布巴亦大將也侍宴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祖臂奮刃死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其秩頒宣敕金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差公遷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

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筭又平王南尉賊漳州賊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賊據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砦斬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凡七日賊陳吊眼聚衆十萬據五千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吊眼搤險公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吊眼手殺妻子潛遁獲馬五百明日吊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吊眼釋兵而語吊眼下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吊眼及擒賊二十四

人俱戮以狗餘黨悉平十九年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廿年改宣慰浙西道建寧賊黃華反有衆十萬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攻建寧急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棄都統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黃華嚴陳鏖半日華敗走赴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廿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名赴闕敕副錫哩勤征緬公辭

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
所使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平婺州賊施再十改宣慰浙東道使廿四年改行中書
省為尚書行省復叅政丁太夫人憂廬于汝寧墓側行
省請討浙東賊林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
州賊詹老鷂三萬温州賊林雄四萬僞立樞密都督府
改年刻印公潛由青田踰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
擒詹老鷂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無算會徽州賊起討四

月不下公進師何秧砦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淳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良一碎爾民能擒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驩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今年夏税廿八年罷福建省進階驃騎參政行福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寃滯安反側撫良愿閩人大和鉤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

司海船萬户府鐵冶提舉司瓜哇縣我行人孟琪詔以公及史弼為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書省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户府四發兵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胄弓矢鞍轡大都良田千畝進階榮禄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三十年正月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瓜哇界史弼將水軍公將步軍期集八節澗王土罕畢闍耶舉國將遣其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數萬衆奪我要地公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

西來賊戰戰至暮賊敗公麇瓜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盧葛郎王次子燒其宮比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閣耶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寳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月一日獻俘紫檀殿賜公黄金五十兩罪縱土罕畢閣耶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成宗登極改福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巴圖

魯夏言冠軍也大德三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者改江浙平章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武宗登極名赴闕廷賜成宗御服還銀青榮禄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在至大元年至是兵廿四制賜世祖御服夫人金紋幣令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之路寢訃聞詔若曰抒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汴省臣加禮以葬某月日葬神符之史湖里春秋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

贈推忠效順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梁國公謚武定夫人某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
某奉敕命臣明善為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
始提孤軍為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
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功臣
亦云厚矣建戲桴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七十子男
數人斯又何耶蓋世祖方夷大患致天下於泰定非假
手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

民潛施於不識不知之地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益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天命聖元帝臨天下太祖辟國剪金滅夏世祖一統乃屋宋社維此宋孱元戎是禡帝曰丞相汝師渡江凡爾征夫毋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劍愕眡萬夫失雄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強不破無堅不攻既虜元王丞相還朝群盜驩跳孰戈忽然首竄林莽乘暗發䯫朝斬千聱暮集萬吸晝栖巖巢夜出民騷凡二十年

有伐斯鼛陋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罪颿進王師兩主就執孰縱其一既縱乃畔投兵穴竄載厥妃兒珍怪陸離歸獻赤墀帝曰噫嘻追厥罪魁汝賞彼笞梁公承聖百戰百勝勲在宗稷著于國令既蕃既宣樞機是權端揆之垣致理平平爵以功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官歸究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勒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繩奕世重昇何可紀齡

槀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槀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命勳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忠獻公輔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為國元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俄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為神君數年去從世祖軍久之上復以君嗣令實佩黃金符盡蹈前蹟益勵清敏乃求政

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剟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絶豪不得曲法於貨訟冈不平民自以不訟乃修孔子廟廣黌舍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吏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厚而人能里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迨今豪城人或譙爲縣者輒曰汝吾董君耶君諱文正字彦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

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爾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徵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

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
月十有六日葬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槀城丞沂之
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
君壽一年合葬子男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功其最
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為元帥
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閔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
果大捷策勳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
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真州路總管府

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戶曾孫男鈎釗昔者君之衰聞于忠獻忠獻方留鎮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傷奈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無內顧令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世若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己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

之待表與信辭也雖然藴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若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益大者哉明善於董氏為門生宜為表君之辭辭曰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閈閎赫赫父昜佩黃金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水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厦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鑾和至止惟昜弟之榮惟韋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嘅彼厚壤九門北

原下有九泉孰急斯賢旣彼昊天羽者羣聨瑞若皇鸞孰靳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人而弗達德也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泐攸載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子信公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後皇慶二年

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
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
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玄德真人吳全節翰林侍
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耶傳者妄耶或曰審矣君雅
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間審矣雖然
君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子
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玄德問銘
于明善烏乎審矣忍銘予亡友耶是良友可不與銘耶

狀曰文氏自戍都遷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妣曾氏贈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因中與君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者公喪歸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破失夫人歐陽氏後有傳其猶[illegible][illegible]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于土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徵敢憚遠行行不母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康里

文貞公道德威望一代士得接納者為榮甚延君至府
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者
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于客右謂君曰予賢乃公良
願見子吾請見子于朝君對曰得母歸養恩寛天地是
非志也衆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
哉乎文氏既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今上之初
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敕江西省臣禮遣乘
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具畧曰臣陛

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名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

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册方册之要無

先九經臣輙獻九經伏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

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説受其所獻藏之秘書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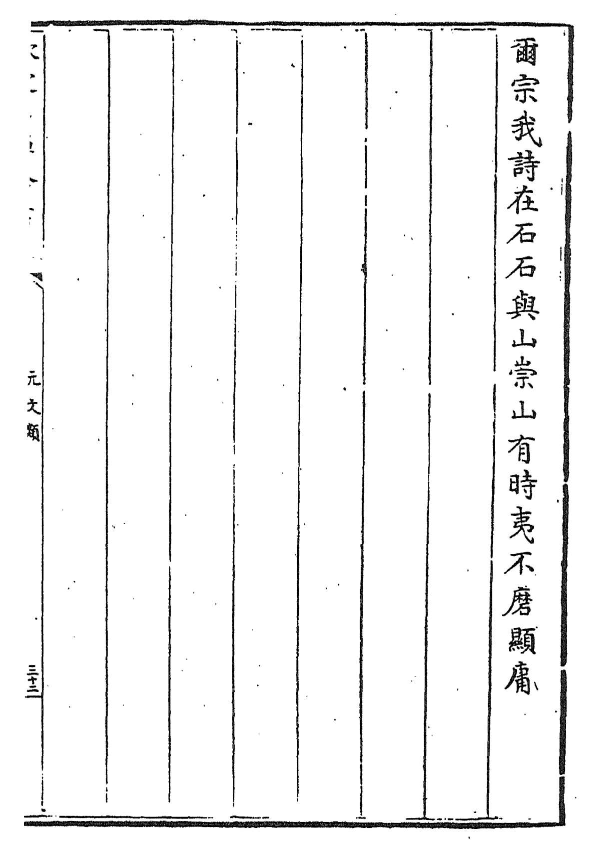
書頒制于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寶範

臣軌燦然譯為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令以

命汝集賢學士其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

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賛之君

取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即富也次曰實曰究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鎰餘在室富以其年月日葬君於其山其原禮也銘曰肅穆爾門道諧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果人天孰疏親暫而其顒莊而謙謙孰本以廉不來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闚暇嘗試大觀萬物皆暫存者奚哀逝者奚憾鬱乎藪澤萃乎巒峯違諧不利惟吉之叢藏君其中福及



函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庸

元文類卷六十五

元文類卷六十六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鍔字彦中始亂

從府君出禮賓客容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於學要
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
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
竟留給事邸中久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授武庫使
十五年遂出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
治皆有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於是御
史廉得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建
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

用公為副使間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楮儋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迺克自力奉公喪還北大都宛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得他人持去矣

即俯拾俟有間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賕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為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寘於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

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效節兵伍為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肇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其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幢中𪁉誣其有反狀州若縣將織邏成獄公慮囚及之唶曰有是乎有是乎即抵以法公仕雖蚤當官之日不

多於閒放之時故其施為注措概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雖然猶為試用者小耳令充周而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曾祖忠源仕金為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銳後至中順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公

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謚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聶赫氏先一年卒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堦曰程博組錦局使吳壽中書省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姚庸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往往援琴以寫山水之清音故與

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公葬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構之渠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消謂德既儀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瀰其盈不侈其傾以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支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　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多爾濟為特們德爾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巴哈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巴哈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恩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多爾濟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特們德爾為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為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珠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多爾濟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

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
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
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
不敢從它實罪丞相語詘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特們
德爾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
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伊琳沁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
子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爾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
捕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

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皇帝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

拜珠多爾濟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御史大夫圖塔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吐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顧為是犬彘事耶坐者既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戮諸國門之外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為之驚

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毁皆先帝舊臣滋不悦未及有所論治而特們德爾病死會有天災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叅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特們德爾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珠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特們德爾之子相繼以贓收遂籍其家然

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為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粤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鋭法度脩飭自古帝主之有德有為者未能與並倫而一特倘德爾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忮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

之何者其計亦畧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正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多爾濟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多爾濟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實喇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實喇唐古岱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齓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

如成人凡弟相勵以勳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與右丞相達爾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内難仁宗居東宫論功以公為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巳子家人化之循

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名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臣才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固

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實民
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
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
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
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
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
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
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

貧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杖之斡喇愧死御史納琳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才恒不免捶楚以是

若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
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
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
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
上笑曰卿意在納琳耶敕出之咸爾直名有上書論朝
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因之司寇將殺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
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

榮祿大夫以奬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
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眘倚方重苟言之可得
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
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
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
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
子一人巴哈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
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

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努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奬善如不及嫉惡如仇雠用人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顔色不變凛凛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掔之以銘詩曰河原西陲厥風勁强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為随剛不為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

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
順無否惑鬩其幾不隳以呻投巇膠箝竊秉大鈞天子
曰嘻誠有虓猘彼為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
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兕
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
衣載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
于恩忍為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
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於姦忠敷言萬古大道為公

至榮極襃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徽咨爾來者尚徽臣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煕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髦俊之士詠歌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

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名拜左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之興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引成才獎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則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

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為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纉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澌盡閣學士呼圖噜圖爾默色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威州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

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
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
文獻生長葛主簿慤贈光禄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
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
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
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
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
拜承直郎大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議大夫監察御史

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陜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大中大夫落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賔客七年復入集賢為

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始元年丁外艱
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
十有二娶葉氏先卒繼廖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
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適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
物庫副史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樓鸞鄉
公孫寨先塋之次至順二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
建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

分畨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録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材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益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彩相蕩燿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沈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誘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

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賜宴其家朝臣咸集日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畧不以哀廢禮葢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寒暑

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名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

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顔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而奉親榆堇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彞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蕭孰艾孰為浮夸朝艷夕壞孰為殭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武毅退若弗

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禄有年與父終始棲鳶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

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名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哈瑪特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誰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哈瑪特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家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哈瑪特固

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捄解事得寢他日以爲
宣德鐵治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所闕
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
之盡沒入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
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哈瑪特死朝廷更
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
國恥之閉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厲所
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其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

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

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為無負其諸父長

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

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

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

子之心矣至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

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素名清彊吏以任

事公雖閒居猶被迫遣治嶶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之

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切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

儒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人夭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君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

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㾭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
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
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
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栢松
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元文類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五十

元文類卷六十七

元　蘇天爵　編

神道碑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薨於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

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處士諱某之曽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沿邊監榷規運使觧州鹽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裕皇於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御史十六

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未幾陜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陜西漢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公識見明敏沉毅果斷筮仕之初年尚少言動有節望之儼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是見知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參贊事有當行惟恐或後丞相史忠武公每加奬拔幕府有疑忠武公之狥公

者時規取襄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裕初築新城於江北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為憂使人覘公方安卧帳中召而詰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鎮靜縱有漂濕折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中夜騷動衆心驚惑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聞者韙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犀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為知人公之世父治書公金南渡後嘗為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

畏强禦及公嗣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奸臣阿哈瑪特輩
不法至陷囹圄居之泰然其黨巧為機穽卒不能傷出
僉提刑司事也乎反糾擿不克彈紀其尤者大同楊剌
珍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死論列數四其
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道彰德聞兩河凶歉
民大艱食而官府徵租甚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稟
不敢專擅公曰若循常例比得請民已疲於勾呼矣即
移文停催然後申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鞫獄鄴

中而不果其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蒙湔洗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饑民多轉徙於南朝廷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於河上以拒之公與總管張侯國寳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為衛輝懐孟害公親乘舟臨視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没者數版適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户張公集軍民發倉廪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閱數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為

患衛人德之興元命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僧格擅權頤指所及竭蹷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太夫人年將九十旁無兼侍輦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有陜西漢中之行亦極力丐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懽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年丁内艱哀毀過禮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為振舉綱維肅清風憲綏緝遠人非公不可乃起公或疑跋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昧死陳情蓋以老母故

也今當宣力絶域以贖前過甫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莅事即戒敕典兵之官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廪庫各謹爾職毋致人言自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公乃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遣子弟受業者公之不鄙裔夷推誠敷教又如此河東地瘠民貧仍遺旱暵公奏除歲飼親王馬駞十之九所輸租税

易遠倉為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政欲去而不得者
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
公頻居風憲剛稜疾惡恒以古人自期晚年言事尤切
直如早建儲貳以固國本訪求賢俊用賛丕圖車服辨
尊卑之差封疆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
革弊皆急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
桑庠序撿灾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饑渴寒暑平居不事
生産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不以

貴賤為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禮意兼盡雖往反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為之經理家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也恬於進取勇於為義臥病太原未得謝猶力疾視事既乃索紙筆作遺書寄弟姪翌日飲啖應酬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薨葢剛大不屈之氣充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白如此僚吏士民涕泣相弔如失私親靈輀所經皆盡哀致奠則公之為人槩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

稱前公卒今夫人柏德氏臨潢之甲族也明悟莊重持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室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其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敭歴中外才可吏師霜凛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如兒捍患禦菑奚翅已私事不避難去必見幾用夏變夷悅禮敦詩惟是頑獷化而柔慈萬里來歸鬖髿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餒而望公廟堂决疑著龜命也奈何竟止於斯有韞於中未究設

施不龍不蛇賢人嗟咨有巍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恨余無愧辭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訖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廿三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於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内艱辭亡何連詔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台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召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處上

道迺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
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王亭龔原其門
人謚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
鶚考應琇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
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於鄉丙辰試中禮部高
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
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
槐執政竟不堂叅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

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償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擿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拂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即自號疊山

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門講道聞之者翁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㮤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祕書省著作郎召牢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

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黨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於市先生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輕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憸宰雖竭蹷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為人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迺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皇帝夢卜

求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貫為文章偉麗卓然大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貧賤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履穿行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

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為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於朝為疊山書院又五年子在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葢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龜
玉毀折我朝天明迺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栢松伊其
板蕩古有藎忠道綂既闕人文斯一有美翔鸞載鳴載
集曷迪匪庭曷祼匪京萬里氷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
閟於佳城嗚呼先生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月朔
葬於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

温毀瘠纍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𡘙行狀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椁飾終之禮庶幾無悔温不孝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託於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士族譜諜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有政事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

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封河間郡太夫人第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南廉訪司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蕪等處鐵冶提舉俄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為太醫院都事選克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

名薦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遷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治賦民不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畫直辭贊叶上下議遣官出廪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饑衆難之公請畀日有擅發罪秉仁願獨坐萬齒斷斷待餔以活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治差户程公礦火悉給縮賈殖貨以利予農治辦為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騊之官撫境地

稅戶部賦木綿織布民病非所産即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公私俱便之小旱禱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譁訐未幾民恥律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纊用饒民有婦妬妾妊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迺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閩郡號神明盜偽以小鈔貫變作大鈔貫文如錢取鋊然註誤七十人止以首坐勸醫講黃帝越人書躬視

惠民藥餌比去官民鮮夭札者賦有寸帛之羨立歸之主為政具有方略要以惠恤元元為本既致仕益礪志讀書强記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温由中書撿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家居次子簡門廕補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税夫人蕭氏于氏祔葬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於鄉政聞於世為子而上責其親為父而垂裕於後可謂完也矣為善人

者可不以邢氏為徵耶是宜銘也銘曰
爾車薄薄爾馬蹻蹻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繹爾蘇
有樵爾芻毋犯我松與英時君子居若廣漢之明弗鉤
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予有元之循吏孫子
奕奕時昌時赫時善維吉時視予貞刻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　馬祖常

公諱伊克紐爾世屬永古特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
延海也曾祖諱特穆爾伊埒祖諱巴特瑪雅爾藏布皆以

財雄邊父諱實拉濟蘇當金遷汴都尚書省辟為譯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官名有馬因以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投冠於地誓曰吾父死於國難吾紓家難可也遂侍母太夫人王氏間關鋒鏑跋涉星夜出汴絕河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憲宗嘉賞之命贊巴齊爾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為斷事官治所中原久剗

兵燹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規度政修事舉士悅親附胥為太和世祖皇帝以親王南征公從行留汴餽饟六師悉發軿人賦一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行陸輓數百萬斤散步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農在野而商在途不恐不驚而軍政修焉世祖皇帝即位降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勤瘁深可尚嘉云者安南達爾據魚兒泊叛倉卒之際公罄家貲市馬五百疋進上世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汝也版户遂試學子

通二經即不同編民今令甲儒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既肇建省部明年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廿一日薨於上都之邸第訃聞内外文武之屬搢紳之士咸嗟悼盡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其年某月日葬於大都宛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為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官禮部尚書請於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勲上輕車都尉

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事謚忠懿子十有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參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次世榮蚤卒無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次世吉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溫嘉議大夫歷台州淮安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嫁廣東道副都元帥奇爾濟蘇孫二十人長潤朝列大

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梁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為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淵不仕次閒監在京倉次遺道遵皆早卒次通迪次保六賜提舉都城所次未名卒次岳難武略將軍蘭溪州達嚕噶齊次雅古處士以孝聞次必吉男奉議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餞監富池茶場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

路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管勾河埰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誠昭功萬户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禄合知行唐縣仕者九人餘皆學而未官也元孫若干人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猷子惠子並國子生諸女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祖尚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時方遇於草昧而贊勳制度則幾

於承平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肇我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歲父潤南官漳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蒙寵榮夙夜憂懼惟恐違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罪死不瞑目於地下塋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宗老曰封樹八十年矣神殆安兹

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既摭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略論次之矣忍不泣而終銘之銘曰

有崛而起之孰趨而掎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履之懿矣我祖百年于茲衣冠之傳實維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單俗而忽其圮繩繩孫子思焉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

戌二月七日薨於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曷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纍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紝以居賓客僚隸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為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褫魄

而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哆言以餙愧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頴悟絶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㑹宋金季世之習己名能古文流轉江淮閒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賔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㑹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

賊三百人議緩註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
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已
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
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
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盗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
之公夜置火籍稾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闢
之亦辟為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檢察院照磨轉中書省
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

之生誣事明復椽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
朝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宫臣公首被簡拔
授以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
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録明年與修順廟實
録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
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暨書成每奏讀一篇
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

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
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
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民免死徙
皇慶壬子修武宗皇帝實録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
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
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
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
法以五十四世孫忌諱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

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阼徵入為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為文以紀之賜酒嘉賞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月歸葬於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

定問得請於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
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
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諡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
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瀝鹽場贈中奉大
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諡孝靖妣弭氏追封
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跋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
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

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鏞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為一代之文宗者栁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於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躋震聾瞽瞶力不克

蜚聲天衢名嶷嶷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
神棍其馳學迺碩天藻掞縟琢圭璧五十四年返玄宅

元文類卷六十七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周光顯